

粤北瑶族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与形成因素研究 ——以广东省连南县南岗古排为例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s and Formation Factors of Yao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ern Guangdong: A Case Study of Nangang Yao Village in Liannan County

廖信春¹ 陈晓玲² 丁传标^{3*}
LIAO Xinchun¹ CHEN Xiaoling² DING Chuanbiao^{3*}

(1. 广东生态工程职业学院风景园林学院, 广州 510520; 2. 广州市城建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州 510045; 3.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广州 510641)

(1. School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uangdong Eco-engineering Polytechnic,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520; 2. Guangzhou Urban Construc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045; 3. School of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510641)

文章编号: 1000-0283(2025)04-0077-07
DOI: 10.12193/j.laing.2025.04.0077.009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4-11-10
修回日期: 2025-01-01

摘要

文化景观特征挖掘对于构建瑶族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图谱, 促进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 推动粤北民族地区乡村文旅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 以粤北高山瑶族典型村寨南岗古排为例, 从村落选址与文化景观格局、民居形式与材料装饰风格、聚落空间形态、信仰文化等方面解析了粤北瑶族人地持续互动过程中传统村寨文化景观的构成、组合及典型特征。研究发现, 粤北瑶族传统村落具有山地垂直聚落文化景观格局、联排开放的排屋式民居与原生质朴的装饰材料、血缘与地缘交织的内聚性聚落形态、盘王庙与龙头石轴线引领的信仰文化景观特质。这些复合、多元的文化景观特征是瑶族迁徙历史与民族信仰、山地环境、瑶老制社会组织、汉文化扩散交融等多要素耦合作用下形成的, 其中以血缘划分居住单元并融合陡坡地缘因素的传统社会组织结构是南岗瑶寨聚落文化景观特质形成的核心。

关键词

传统村落; 聚落景观; 文化生态; 景观特质; 瑶族

Abstract

The excavation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features of Yao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highly significant in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cultural diversity of ethnic dwellings, identifying which elements of Yao traditional villages need protection, and advanc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tourism in northern Guangdong's ethnic areas. Using Nangang Yao Village, a typical Yao village situated in the high mountains of northern Guangdong, as a case study, the study analyzed the connotation, composition, and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raditional Yao villages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This analysis focused on the system of village sites and cultural landscape elements, the form of dwellings and material decoration styles, the spatial arrangement of settlements, and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ssociated with national beliefs and rituals. The study revealed that Yao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northern Guangdong exhibit a landscape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vertical and three-dimensional settlements in mountainous regions, open rows of houses featuring native and simple decorative materials, a cohesive settlement pattern intertwining bloodlines and geography, and faith-related landscape qualities centered on the Panwang Temple and the Dragon Head Stone. These composite and diverse cultural landscape features have emerged from the interactive coupling of Yao migration history and ethnic beliefs, the mountain environment,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Yao Laos system, and ethnic culture. Notably, the traditional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Yao Laos system, which segments residential units by bloodline and incorporates geographical factors of steep slope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long-term inheritance of the core cultural landscape features of the Nangang Yao Village settlement.

Keywords

traditional village; settlement landscape; cultural ecology; landscape characteristic; Yao ethnic group

廖信春

1976年生/男/江西赣州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传统民居保护

陈晓玲

1984年生/女/广东普宁人/硕士/正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民居改造

丁传标

1991年生/男/安徽颍上人/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民居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1179890414@qq.com

多元性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各民族因其族源历史、发展程度、地理环境、习俗信仰差异等形成了异彩纷呈、性格迥异的民族文化特色^[1]，它们不仅丰富自身文化景观体系，也深刻影响到其他民族，为构筑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作出重要贡献^[2]。远古时期，瑶族先民主要活动在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随后在北方政权势力扩散中不断向南、向西迁移。宋代，瑶族翻过南岭深入两广地区；到明末，广东、广西地区成为瑶族主要聚居地。明末清初，社会动乱，部分瑶族向西迁入贵州及云南山区。经过历次大迁徙，形成“南岭无山不有瑶”的分布格局^[3]。根据社会学研究成果，瑶族大致可分为过山瑶、高山瑶和平地瑶^[4]。过山瑶刀耕火种，迁徙流荡，现已基本转化为定居的高山瑶或平地瑶；高山瑶由过山瑶定居转化，自给自足，封闭独立；平地瑶是集中居住在平地丘陵、汉化程度较深的瑶族，生产生活方式与过山瑶、高山瑶差异较大^[5]。故从社会发展进程看，高山瑶在山地环境中保留了较多瑶族原生态的生产生活方式，为解析瑶族聚落文化景观特征，还原瑶族传统居住文化形态提供了良好的时空场域。

相较于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村落^[6]，瑶族村落的研究总体上基础弱、成果少，研究区域不平衡。在内容方面，现有研究侧重于民居建筑层面的特征总结和村落发展的经济考量^[7-9]，如民居构造特征^[9-10]、不同支系民居的特征对比^[5]、村落改造更新^[11]、旅游发展效应^[12-13]等。具体到瑶族聚落文化景观的研究更为薄弱，少量的研究围绕村落景观构成^[14-15]、美学价值^[16]、景观改造方面^[17-18]。如薛文^[16]基于生态美学角度，从群落规划、建筑空间、公共建筑三个层面，探究了勾蓝瑶族村寨的人文价值、生态价值和审美价值。

从文化景观形成因素方面，赵秀琴^[19]从民居景观角度，指出瑶族民居文化景观是瑶族对传统宗教信仰、家族及家庭伦理思想和民族心理意识等深层文化心理的空间表达，并与所居处的自然环境相协调。从研究支系看，现有研究集中在平地瑶聚落空间，而对高山瑶族人居环境系统所呈现的山地聚落结构、文化景观形态及其文化生态过程尚未进行深入探讨，尤其是高山瑶族民族文化信仰、家族社会制度与文化景观形态之间的互动、嵌入和关系等尚未得到关注。这不仅限制了对瑶族尤其是高山瑶族人地关系模式、文化生态过程、文化景观特质多样性的认识，也影响了高山瑶族传统村寨保护要素识别，及聚落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基于此，本文从文化生态学视角，以粤北南岗古瑶寨为案例，通过解析高山瑶族聚落文化生态过程及其呈现的村落文化景观结构、形态特征，进而探究其主要影响因素，为新时期瑶族传统村落保护及文化多样性传承提供参考。

1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粤北是瑶族南迁历史上的重要一环，明清以来部分过山瑶在西迁过程中定居在粤北山区，由于在山区所建的房屋排排相连，俗称“瑶排”，当地瑶族也因此被称为“排瑶”，属于典型的高山瑶支系。历史上粤北地区形成了八排（大寨）二十四冲（小寨），其中南岗古排位于广东省北部的连南县瑶族自治县，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瑶族村落，被称为“中华瑶族第一寨”^[20]。根据社会学、民族学家的考究溯源，南岗排瑶至少在宋代就已建村，距今已有千年历史^[21-22]。南岗排瑶鼎盛时期有700户5000多人，至今保留着368幢明清时期古建筑。南岗瑶寨的规模之大，保存之完整，文化之典型，被文

化部授予“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之乡”的称号，先后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8年）、中国传统村落（2012年）。南岗瑶寨一砖一瓦，一树一木，集中展示了高山瑶族浓郁的地域特色与鲜明的民族特质，其聚落形态与文化景观是粤北高山瑶族的典型代表。

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案例研究法。根据前期调研并结合王宁^[23]、罗伯特·殷（Robert K. Yin）^[24]等社会学者提出的个案选取的典型性原则，选取粤北高山瑶族典型代表南岗古排为案例。通过对案例地村落历史档案资料的汇集分析，聚落、农田、水系、道路、林木位置的标注，村落形态边界、街巷结构、民居建筑的调查制图，村民日常生活的观察与访谈等获取一手研究资料。据此解析、提炼、图示化南岗高山瑶族典型聚落文化景观的构成与特征，进一步结合瑶族迁徙历史、地域环境特征、社会组织、民族间文化交融等，揭示其文化景观特征的影响因素与生成过程。

2 粤北南岗古排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解析

村落文化景观是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改造、利用自然所形成的^[25-26]，包括生态基底、物质构造和信仰习俗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相互交织和解码转译，形成独特的地文秩序和叙事语言^[27-28]，具体体现在聚落的选址与景观要素、民居形式与装饰色彩、聚落形态与布局、信仰习俗文化等方面。

2.1 村寨选址与山、林、村、田、水垂直景观体系

粤北高山瑶族于山高坡陡的深山密林中，结合安全防卫、生存发展需求，合理组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形成了山地垂直景观系统与自然防御设施。南岗瑶寨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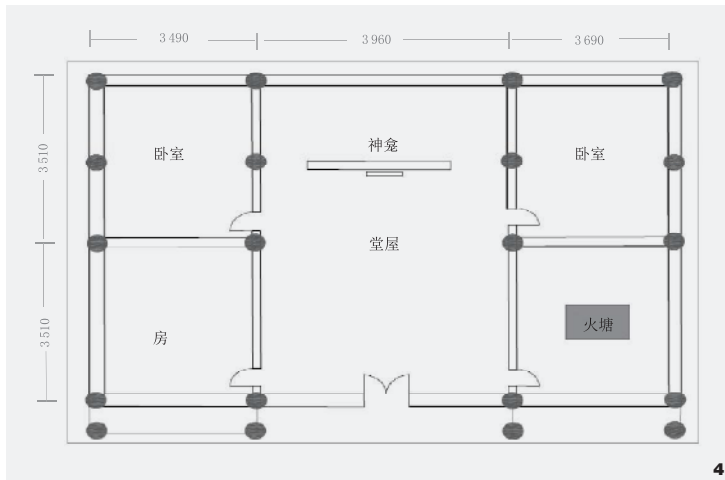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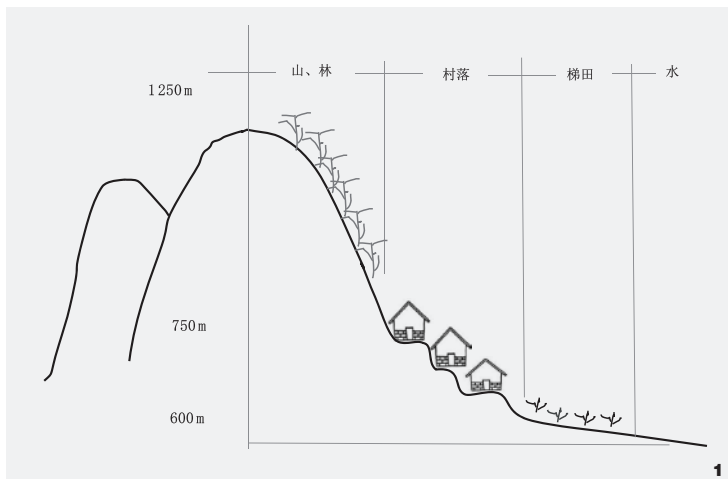


图1 南岗古排选址与垂直文化景观系统示意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ite selection of Nangang Yao Village and its vertical cultural landscape system

图3 南岗古排民居吊脚外廊
Fig. 3 Hanging corridor outside the Nangang dwelling

图2 南岗古排聚落文化景观
Fig. 2 Cultural landscape of Nangang Yao Village

图4 南岗古排民居一层平面
Fig. 4 First floor plan of the Nangang dwelling

址于海拔655 ~ 735 m的山坡上，平均坡度达30°，占地水平面积14.39 hm²，垂直高差达到100 m。周围奇峰耸立、丛林茂密、峡谷陡峭，防卫体系上以悬崖、沟壑、密林等自然要素来构造安全屏障，形成自然围合式村落防御体系。景观格局自上而下形成“山—林—村—田—水”垂直文化景观系统（图1，图2），山上林木涵养水源，作为生态安全屏障，山腰布置民居住宅，是主要生活空间，山脚开垦梯田，溪水绕村而过、灌溉农田，是主要生产空间。高山瑶族“五素同构”的

山地垂直聚落景观系统充分反映瑶族人民敬畏自然、利用自然的文化生态理念。

2.2 联排开放的排屋式民居

民居建筑是人地相互作用过程中最直接、显著的文化景观形态。粤北高山瑶族在山地陡坡环境下，民居只能依照山体走势，一字形排布在不同高度上，形成横向排屋。不同高度的排屋层层跌落，排列有序。造型上多将屋顶大梁伸出墙外，形成一个悬挑的二楼阳台或通过吊脚下柱的形式（图3），以

应对纵向空间不足的问题。外廊横向连接形成的廊下空间既是村寨公共街巷空间，也是瑶民私人领地，是瑶民集体与个人、公共与私密空间的过渡，体现了传统村寨的开放性与公共性。民居平面布局上，以三开间为主，中间一间为正厅，厅堂后墙设神龛，安放祖先神位，左右两间为房，在进深方向上分隔成前后两部分，前部设火塘，后部为卧室（图4），具有瑶族与汉民居融合的空间特点。建筑材料就地取材，主要使用石、木、土、砖等乡土材料，尤其是杉树皮屋顶，朴



a 南岗古排民居树皮屋顶



b 南岗古排民居屋脊



6



7

图5 南岗瑶寨建筑材料与装饰
Fig. 5 Building materials and decoration of Nangang Yao Village

图7 南岗古排梯级跌落的民居
Fig. 7 Residential houses in a row of Nangang Yao Village

图6 南岗古排聚落形态
Fig. 6 Settlement pattern of Nangang Yao Village

实自然，整体上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装饰方面，瑶民定居前长期迁移、游耕，形成节俭、质朴的生活方式，定居后也不强调民居的装饰，注重建筑材料、装饰的实用与原生材质。外立面直接裸露材料的原色或者简单抹一层白灰；屋顶早期用杉树皮覆盖，经济耐用，后期才改用青瓦。脊饰方面没有涂油添彩，雕龙画凤，尤其是屋脊中间分割处的脊饰原色原材，空灵通透。立面也不做过多装饰，只有屋脊、窗户、栏杆简单做些吉祥装饰，显得朴素、自然、实用（图5）。

2.3 血缘与地缘结合的内聚性聚落形态

形态上，受地理、血缘、地缘影响，形成血缘聚族而居与地缘社会管理相结合的内聚性聚落景观形态。300多栋瑶族民居依山而建，分布在不同高度上，呈纵向梯级跌落之势（图6，图7）。按照血缘关系相同姓氏的人同属于一族，同一族内再按照血缘亲疏分为不同的房，同族同房的人聚族而居，相互照应。古排按照唐、房、邓、盘姓四大姓氏，分别以三条平行的主干道为轴线，形成4大房族居住单元（图8），血

缘居住单元与地缘管理形式有机结合，形成粤北高山瑶族特有的组织形式——龙（图9）。所谓龙，就是按照堪舆风水龙脉，以寨中三条主街巷为轴线，将南岗分成三个单元（三条龙）。龙的组织形式的独特性在于，其不仅将宗室房族的血缘组织模式和自然环境的地缘组织模式相结合，同时也是南岗古排传统社会组织——瑶老制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与经济政治军事组织相匹配的聚落布局模式在其他民族支系罕见。

2.4 盘王庙、龙头石轴线顶端精神引领下的信仰景观

瑶族主要信奉盘王，南岗古排的盘王庙布局在村落中间主轴线的顶端（图10）。在街巷形态上，古庙通过主轴和次轴街巷的交汇，统领着村寨的“三条龙”，形成精神轴线引领下的向心内聚形态。在社会结构上，盘王庙通过一条主轴连接不同高度的横向支巷道，横向支巷把各家各户串联起来，共同连接着主轴线上的盘王庙，既烘托盘王庙的核心，又增强村民的精神凝聚力，是轴线顶端的精神引领。就居住单元而言，在每个单元上端中央竖立一块“龙头石”，象征生生不息、带头引领作用。盘王庙、龙头石轴线顶端精神引领下形成南岗瑶寨特有的信仰文化景观，并影响聚落空间结构。

以上基于文化生态学视角，解析粤北高山瑶族村落典型文化景观特征，可以发现，瑶族村落文化景观与瑶族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关系紧密，相互嵌合。接下来，将进一步从人与地相互作用过程、区域间文化交融等方面探究这些文化景观是如何被塑造的。

3 粤北南岗古排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征形成因素

粤北南岗古排村落文化景观特征是瑶族迁徙历史与民族信仰、自然环境适应、社会组织内聚、文化交融交互作用下耦合形成的（图11）。

3.1 迁徙历史与民族信仰

高山瑶游荡、苦难的迁徙历史使其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安全防卫始终是瑶民建村立寨的头等大事，造就瑶族选址于险峻的地形、封闭的环境。同时，在筚路蓝缕的游耕定居过程中，塑造了高山瑶族质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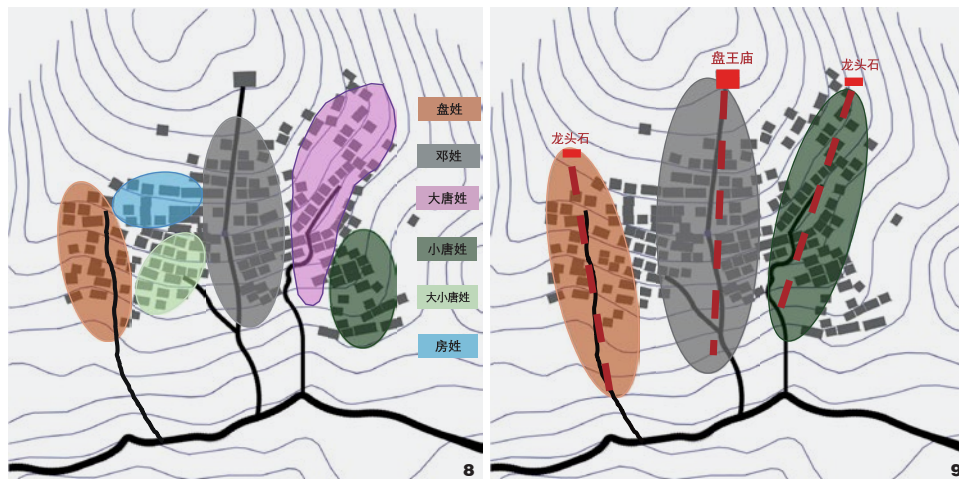


图8 南岗古排家族居住划分
Fig. 8 Residential division of families in Nangang Yao Village

图9 南岗古排龙的布局结构示意图
Fig. 9 Schematic structure of the dragon layout

经世致用的民族精神。建筑材料往往就地取材，经济节材，从简避繁，形成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聚落景观，适应高山瑶迁徙流动的居住环境。

另一方面，瑶族的盘瓠信仰文化塑造了族群化、大轴线下的向心布局聚落景观。根植于瑶民内心的盘瓠信仰，使得瑶民每逢过山迁徙必带盘瓠的像，每落一处，必立盘王庙，定期祭祀^[29]，每逢初一、十五都要上香烧纸、鸣炮祈福，以祈祷祖先保佑全寨瑶民平平安安，丁财兴旺。这一民族祭祀信仰下，盘王庙立于村寨街巷轴线的顶端，视觉流线的末端，民居分列两侧，突显其重要性与神圣性，通过主次街巷连接各户，起到统领全寨的作用，形成大轴线下向心布局的居住空间结构。

3.2 自然环境下的生态适应

在深山密林中地形地势通过坡度和起伏度影响瑶族的聚落选址、形态布局、街巷走向、民居形式等，形成适应山地的垂直聚落景观形态。由于地势起伏大、坡度较陡，少

有的平整土地优先用于粮食种植，民居只能建设于难以耕种的向阳坡地上。山体阳坡可以避免冬季的寒风，利于迎接夏季的暖湿气流，满足光照和取排水需求。山上植被茂盛，在提供充足薪材的同时还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提供农业和生活用水。民居建筑拾级而上，横向并联，鳞次栉比，呈梯级跌落之态势。建筑景观层面，民居进深小，面宽长，只能沿着等高线横向连接，形成“排屋”。由于房前缺少平整土地，建筑技术上多采用吊脚、下柱、错层、抬檐、外挑的方式形成前部外廊或吊脚楼景观。农田则主要以梯田的形式分布在村寨以下，或在山脚平地处，从山上引流而下的泉水顺着坡度灌溉到这里，高低错落，形成水穿村，田绕村，从山顶到山麓依次布局林地、民居、梯田的立体文化景观形态。

3.3 社会组织与家族结构

南岗瑶寨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为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瑶老制”，其产生于原始公社制或者是农村公社向阶级社会的过渡



图10 盘王古庙
Fig. 10 Ancient Panwang Tem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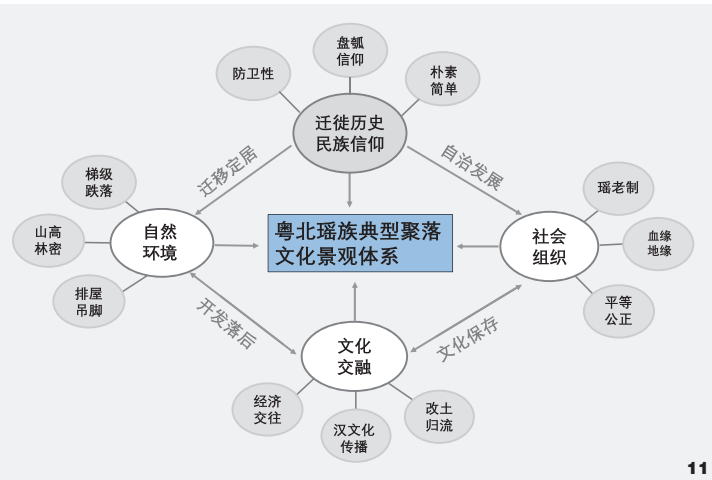


图11 粤北瑶族南岗古排村落文化景观形成过程
Fig. 11 Cultural landscape formation process of Nangang Yao Village in Northern Guangdong

阶段，形成以乡约民俗和习惯法为基本内容的社会治理模式。瑶老制由“天长公”“头目公”“掌庙公”“烧香公”“放水公”等组成，由寨民集体选出，分别负责村寨的治理、安全、农事、祭祀、生产等事宜，共同维护村寨的稳定与发展。“天长公”是一排之首，由三龙轮流选举产生。“头目公”为每条龙（南岗为三条龙）的头目，任期不一，其职责主要是管理龙内的事务以及在排里协助“天长公”办事。龙又由房族组成，不同的族房之间划分居住单元，遵循同一套的乡约民俗。在瑶老制下，村内形成血缘与地缘结合的居住与管理单元，同房族内地理临近便于生产生活上相互依靠，同时也限制了族内通婚的最低范围。根据居住单元、姓氏房族、龙的组织形成横向分区、纵向聚族而居的聚落景观形态。此外，瑶老制无差别的等级观念、民主平等的治理模式，使得民居体量、规模、装饰等均相差无几，这也是瑶族村寨长期自我管理、聚落稳定发展的族群凝聚力所在。

3.4 汉文化扩散与汉瑶文化交融

秦汉到宋元时期，中央政府对粤北瑶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及土司制度，粤北高山瑶族长期处于“化外之地”，民间治理采用传统“瑶老制”。明清以来，中央政府加大对粤北瑶族地区的经略，治理方式逐步从武力开拓到安抚同化。政府在发展瑶区经济的同时，通过兴办学校、推行科举来传播儒家文化。如明洪武年间，政府对南岭地区的瑶族大力招抚，采用入户籍、免地租、赠农具的方式，帮助下山定居的瑶族进行农业生产，大部分瑶族转化为平地瑶。随着商贸往来、货物流通，定居的高山瑶族也逐步纳入到汉族经济文化圈。清代则对瑶区进行全面“改土归流”，通过立行政、颁法规、施文教、促经济、迁人口等措施，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汉文化强势扩散到瑶族地区，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融合。在民族交往、技术交流下，粤北高山瑶聚落空间与文化景观不断受到汉族的影响，体现在南岗瑶寨清代以来的房屋逐渐向下布局，有的甚至搬迁到寨门

以外的平地形成院落式民居，以血缘和地缘结合的居住管理单元被打破，民居布局逐渐注重经济性与个体私密性。民居建筑由早期的“人字寮”演变为青砖围护、木构结构、硬山顶三开间平地建筑，吊脚楼建筑比例降低，建筑材料中砖的比例不断增加。平面布局受汉文化的影响以三开间为主，堂屋间开始摆放神龛祭祀祖先，空间使用中等级观念、性别观念、内外观念不断强化，小家庭观念不断增强。聚落民居廊下公共空间开始缩小，私有化、隐私性空间增加，村落文化景观受汉文化影响逐步增大。

4 结论与讨论

瑶族聚落文化景观虽在时代变迁中不断调整演化，但其内在的结构特征与历史动因值得深入探究，本文通过对粤北瑶族南岗古排的个案研究发现：

(1) 从迁徙到定居的族群发展经历内生了粤北高山瑶族的山地生计模式与垂直文化景观格局。游耕、压迫的发展历程与防御需

求, 促使粤北瑶族村寨选址于山间陡坡; 在耕地、水源、村寨、林地等生产要素限制下, 合理布局, 形成了山、林、村、田、水垂直聚落景观体系。


(2) 联排均等的排屋民居, 廊下公共街巷空间, 原生材料的极简装饰均体现了粤北瑶族顺应自然、共享平等、追求质朴的文化生态理念与民族建筑景观, 是瑶族对地域环境的主动适应。

(3) 血缘与地缘结合的内聚性聚落文化景观形态。高山瑶族在封闭独立的环境下形成适应地形起伏、凝聚房族结构、满足自我治理的居住与管理单元——龙的组织。在瑶老制治理下, 血缘宗亲与社会形态、居住形态、治理结构的互嵌组合及其秩序之美是粤北高山瑶族村寨应对环境时的主动文化选择。

(4) 盘王庙、龙头石轴线顶端精神引领下的聚落空间结构是粤北瑶族物质文化景观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结合。盘王庙通过大轴线下的向心引领, 龙头石通过居住单元的血缘内聚形成层级分明、治理有序的聚落结构, 体现瑶族民众与家族神物、村寨首领、民族神灵的精神寄托。

(5) 粤北高山瑶族聚落文化景观的形成是瑶族族源经历与民族信仰、自然环境的生态适应、社会组织与家族机构、文化交融综合演化的结果。族源经历与地理环境是文化景观形成的本底条件, 社会组织与家族结构维持聚落文化景观的稳定发展, 跨民族文化整合与交融促使村落及民居景观的动态演化, 粤北高山瑶族聚落文化景观在动态变迁中适应调整, 以满足生态、经济、文化等对聚落空间的需求。

进一步对比与粤北瑶族具有族源关系的湘南地区、桂中地区, 粤北瑶族村落具有显著的大家族制度下的族群化模式。可见, 聚

落文化景观的民族性、地域性并非静止不变的历史范畴, 而是动态开放的演化过程。明清之前, 村落社会结构稳定, 受外界影响微弱, 传统聚落文化景观主要由民族文化生态过程与习俗信仰所形成。明清以来, 汉文化的强势进入, 瑶族聚落在适应新的社会文化关系中不断发展演化。因此, 这些特征与影响变化对于在当下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中平衡好中华文化价值体系下“多元一体格局”与民族性、地域性的“个性差异”之关系, 保护好少数民族居住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后瑶族传统村落保护与民居改造中既要基于民族内生文化生态, 立足社会文化与景观空间形态的互动关系, 注重文化场域空间、非物质空间、地方性空间的保护; 也要注意在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给民族地区乡村发展注入动力的同时, 降低资本、人流、市场、流行文化等外部要素进入对传统村落及民居的负面影响, 着重利用其新动力、新功能、新形态传承和保护瑶族聚落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价值。 

注: 文中图表均由作者自绘/摄。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04): 3-21.
 [2] 唐孝祥. 大美村寨——连南瑶寨[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3] 王明生, 王施力. 瑶族历史概要[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5.
 [4] 潘琼阁. 中国瑶族[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1.
 [5] 丁传标, 肖大威, 陶金. 传承与分化: 湘南与粤北瑶族村寨居住文化的对比研究[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24, 39(1): 157-162.
 [6] 孙硕, 郑文俊, 魏万锦, 等. 坪坦河流域侗族聚落空间特征及其内生逻辑[J]. 中国园林, 2024, 40(06): 97-103.
 [7] 何琳. 瑶族民居的多样性探究[J]. 四川建筑, 2015, 35(04): 78-80.
 [8] 冯智明. 南岭民族走廊传统村落的多维空间实践及

其演化——以瑶族传统村落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10): 36-41.
 [9] 朱雪梅. 粤北传统村落形态及建筑特色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3.
 [10] 刘军, 丛诗琪. 瑶族干栏式民居特色与可持续发展[J]. 美术大观, 2016(2): 68-69.
 [11] 徐靖婷, 柳肃. 瑶族传统村落保护与民生改善研究——以湖南隆回崇木幽村为例[J]. 中国文化遗产, 2015(1): 40-46.
 [12] 赵爱玲. 金秀瑶族自治县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策略[J]. 当代旅游, 2021, 19(21): 10-12.
 [13] 熊琪. 连南排瑶传统村落原真性保护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14] 覃巧华. 广东连南瑶族村落文化景观解析与利用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7.
 [15] 冯智明. 南岭民族走廊传统村落的多维空间实践及其演化——以瑶族传统村落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8, 39(10): 36-41.
 [16] 薛文. 生态美学视域下湖南江永勾蓝瑶寨民居群落和建筑架构研究[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2019.
 [17] 蒋莹莹. 基于瑶族文化感知的富川县秀水村景观改造设计研究[D]. 杭州: 福建农林大学, 2020.
 [18] 刘旭红, 关昌豹, 李雯雯, 等. 粤北连山壮族瑶族文化符号在景观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中外建筑, 2020(11): 151-154.
 [19] 赵秀琴. 文化心理与瑶族民居建筑[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36(4): 121-124.
 [20] 广东编辑组.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 连南瑶族自治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9.
 [21] 周晴, 张玉玲, 龚蔚霞. 粤北喀斯特地区排瑶传统聚落的分布与景观特征(1704-1960)[J]. 地方文化研究, 2015(03): 30-38.
 [22] 郑力鹏, 郭祥. 南岗古排——瑶族村落与建筑[J]. 华中建筑, 2009, 27(12): 132-137.
 [23] 王宁. 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J]. 社会学研究, 2002(5): 123-125.
 [24] YIN R K.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M]. London: Sage, 1994.
 [25] 李和平, 肖克. 我国文化景观的类型及其构成要素分析[J]. 中国园林, 2009, 25(02): 90-94.
 [26] 李晓颖, 赵静. 地域文化景观视角下苏南传统村落发展策略研究[J]. 园林, 2023, 40(09): 66-73.
 [27] 蒋凯峰, 耿博壕, 翟辉, 等. 基于地域文化景观视角的藏族乡村聚落解析与保护研究——以云南梅里雪山雨崩村为例[J]. 园林, 2020, (08): 68-73.
 [28] 李天依, 翟辉, 胡康榆. 场景人物精神——文化景观视角下香格里拉传统村落保护研究[J]. 中国园林, 2020(1): 37-42.
 [29] 黄华丽. 蓝山县紫良瑶族乡村“还盘王愿”传承的现状[J]. 艺术教育, 2006(3): 28.